

神州精英传奇 下

不肖生 著

三秦出版社



I247.48
059

神州精英传奇

下

不肖生 著

三秦出版社

神州精英传奇

(上、中、下册)

不肖生 著

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湘子庙街12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36.5 印张 877千字
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000

ISBN 7-80546-187-2/I·41

定 价：12.80元

第七十一回 霍元甲三打东海赵 王小乙夜斗翠花刘

话说霍元甲正在演说的时候，左边座位中忽有一个人跳起身来，大声说不用多说闲话，我来和你打一打，众看客都吃了一惊，争着看那人，年龄不过二十多岁，身材却显得异常壮实。穿着日本学生装的洋服，粗眉大眼，满面横肉，那一种凶狠的模样，无论何人遇着都得害怕，这时更带着几分怒容，那情形好象与霍元甲是仇人见面，恨不得一口吞下似的。

当下霍元甲停了演说，向这人打量了两眼，倒现出笑容来说道：“老哥不必生气，请上前来谈谈。”这人牛鸣似的答应一声来了，匆匆忙忙走出座位。不提防座位与擂台隔离之处，地下放着一块三寸多高的木板，用意是恐怕看的人多，座位又是活动的，有这木板隔住，可免看客将座位移近台来，这人脚步太匆忙，只顾抬头望着台上行走，不曾瞧见地下的木板，竟把他的脚尖绊住，身体往前一栽。喜得木板离台还有五六尺空地，这一交扑下，头额没碰着台基，加以他的身法还快，只一手着地，立时就跳了起来。然就这么无意的一栽，已弄得座位上近万的看客，不约而同的哄然大笑，笑得这人两脸通红。霍元甲见了连忙走到台这边来，很诚恳的问道：“没碰伤哪里么？请从容些走，这擂台因是临时布置的，一切都非常草率，本来

用木板是这么隔着，是不妥当的。”说着并指点这人从后边上台；原来擂台左右两边都有门可通后台，两边门口都设着一张条桌，有签名本及笔墨之类，并有招待的人在此坐候。这人走进那门，招待的人忙起迎着道：“请先生在此签名。”这人将两眼一瞪喝道：“要打就打，签甚么名！”招待的人陪笑说道：“签了名再打不迟，这是本台定的规则如此，请原谅罢。”

这人略停了停忿然道：“我不会写字，打过了再说给你签罢！”招待的人道：“就请留下一张名片也使得。”

这人道：“名片也没有！”旋说旋伸手拉开招待的人，直向后台上跑，招待的人也不由得生气，一手握着签名簿，一手握着一只毛笔，追上后台来说道：“本台定的规则，非先签名不能上台，你待往哪里走！”这人怒气勃勃的回转身来，揎拳捋袖，做出要动武的样子。

农劲荪这时本在前台，因听得后台有吵闹之声，赶到后来，恰好看见这人要动手打招待的人。刘震声正在脱卸自己身上的棉袍，俨然要和这人放对，忙插进身将这人格住，带笑说道：“这是后台，足下要打擂请到前台去。”

这人一见农劲荪便忿然说道：“我知道这是后台，可恶这小子太欺负人，定要我签名，我在这里签甚么名？我就是打胜了也不要这名誉。”农劲荪笑道：“看足下是一个有知识的人，这签名不过是一种手续，与要不要名誉没有关系。我这位朋友负了本台招待签名的责任，为谋尽他自己职责起见，不得不赶着足下请签名，确非欺负足下。我如今请问足下，来是不是要打擂？”

这人道：“我不知道甚么打擂不打擂，因见霍元甲在各报上吹牛皮，说大话，倒要来会会他，看是怎样一个三头六臂的人

物！”

农劲荪哈哈笑道：“这还不是打擂吗？足下既要打擂，不但得在这签名簿上签名，我刚才演说擂台规则时，足下想也听得，来打擂的，还得先在证书上签名呢。”此时霍元甲在前台已听得后台争吵的声音，只得也跟进后台。听到这人说倒要会会他，看是怎样一个三头六臂的人物的话，便上前说道：“我并没有三头六臂，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人，我在报纸上吹的牛皮说的大话，我已请农爷向大众说明了，是对外国人的，不是对中国人的，老哥不要误会，对我生气。请问老哥尊姓大名？我摆这擂台，就是想借此结识老哥这样的人物。”这人望着霍元甲，现出轻视的神气点了点头道，我看也不过是一个很平常的人，吹甚么和人较量过几千次，不曾遇过对手的牛皮，我不相信几千个人，竟没有一人打得过你的。”霍元甲笑道：“老哥不相信罢了，好在我本来没有向中国人显能耐的心思。”说话时又请教这人的姓名。

这人道，我不能说我没有姓名，不过我不国在这地方把我的姓名说出来。你摆的是擂台，我来打擂便了，我打不过你，我就走了，被你打伤了，我自投医院去治，若被你打死了，自有人来收尸，不干你的事。”

农劲荪道：“话虽是这般说，应经过的手续，仍是模糊不得。本台今日才开幕，你是第一个来打擂的人，若你不肯签字，连姓名都不肯说，也可以行得，那么签字的办法，以后便行不通了。并且老哥不依本台规则办，老哥要打擂的目的便达不到，霍先生是决不肯和老哥动手的。”

这人料知不说姓名不行，只得说道：“我是东海人姓赵，从来不用名字，一般人都称我为东海赵。你们定要写姓名，就写东海赵得了。”

霍元甲笑道：“世上岂有一个上等人没有名字之理。依我的愚见，你老哥既不愿写名字，这擂也可以不打。”

东海赵盛气说道：“甚么话？姓名不过是人的记号，你的记号是霍元甲，我的记号就是东海赵，谁说使不得？你摆擂台登报招人来打，如何说这擂可以不打？这话从旁人口中说出还过得去，从你台主霍元甲口中说出来，不象话。”东海赵这几句话，说得后台上许多人都生气，尤其是刘震声，咬得牙齿格格响，恨不得上前打东海赵几个耳光。

霍元甲不但不生气，反带笑道：“你老哥弄错了，我不是怕你打求你不打，你不肯签名，我只好不打。”

东海赵道：“我签名便了。”

霍元甲现出踌躇的神气说道：“你虽肯签名，我还是劝你不打，因为你是为我在报上吹牛皮说大话而来，我既经说明那些牛皮那些大话是对外国人吹说的，我们自家人，何必在台上当着许多看客动手呢？无论谁赢都没有意味。”

东海赵道：“那么你欲摆甚么擂台呢？”

他们在后台谈话的时间久了，台下看客都拍掌催起来。农劲荪对霍元甲道：“赵君既肯签字，四爷就和他去前台玩玩罢。看客鼓掌，是催我们出台的意思。”霍元甲只得点头答应，当下有人拿证书给东海赵签名，东海赵提笔写了东海赵三字，书法倒很秀劲。霍元甲看了，心里登时发生了爱惜东海赵的念头。农劲荪也觉得东海赵这种英俊少年，若得良师益友，去掉他的骄矜暴躁之气，实是武术界的好人材，遂先出台向看客报告道：“本台所定打擂的规则，凡来打擂的，先要在证书上签名。因这位赵君不仅不肯签名，并不肯把名字说出来，所以交涉的时间久了，致劳诸位盼望，本台同人非常抱歉。此刻赵君已签好了名，请诸位细看赵君的好健儿身手。”这番话说出，掌声

又拍得震天价响。农劲荪回身将霍元甲、东海赵两人引出来，简单的把东海赵向看客介绍了几句，即领东海赵立于台左，霍元甲立于台右，自己取了个怀表托在手掌中，站在中间，园主张叔和的铃声一响，农劲荪忙退后几步，让出地位给二人好打。

霍元甲向东海赵拱手笑道：“请先赐教。”东海赵毫不客气挥拳直攻过来，故意向霍元甲冲击。霍元甲因有爱惜东海赵的心思，不想当着众看客将他打败，并存心要试验东海赵的造诣如何，见他挥拳直攻过来，故意举臂膊在他拳头上碰了一下，觉得他的功力比较刘震声还相差甚远，只是身体生得异常活泼，腰腿都很灵捷，如经名师指点，资质即超出刘震声之上。等他攻到切近，方闪开还击，论霍元甲的武艺，如认真与东海赵见高下，直可使东海赵没有施展手脚的余地。既是存心不欲将他打败，打法自然不同，就和平常和同学的练习打对手一样，从表面看去，也似乎很英勇，很热闹，实际霍元甲出手皆有分寸，只轻轻着到东海赵身上，便抽回来。是这般腾拿闪躲，约打了三四十个回合，台下掌声不绝，有吼起来喝好的，只把台上的刘震声惊得呆了，低声对农劲荪道：“看不出这小子，真有这么大的能耐。我跟老师这么多年，不知亲眼看见打过多少好汉了，从来不曾见有能和老师走过二十合以上的，如今打到三四十合了，还没分胜负。这小子的年纪还轻，若再练十年八载不是没有敌手吗？”

农劲荪摇头道：“你再仔细看看，你看他的手曾着过你老师的身么？你老师的手在他浑身都摸遍了。”这句话把刘震声提醒了，立时看得分明，这才把心放下，又走了十来个回合，霍元甲以为东海赵心里必已明白自己不是敌手，没有再打的勇气了，遂跳开一步拱手道：“佩服佩服！我们自家人，能不分胜负最好。”

不料东海赵因功夫相差甚远，竟不知道霍元甲是存心不想将他打败，还自以为是自己的本领在霍元甲之上，认定霍元甲是自知敌不过，方跳出圈子不打了。年轻人好胜心切，加以生性本来骄矜，如何肯就此不打了？不过因与霍元甲打了几十个回合，在霍元甲是和小孩逗着玩耍一样，而在东海赵却已累得满身是汗，连身上穿的东洋学生服都汗透了，只得一面解纽扣脱衣，一面说道：“不分胜负不能罢手，我还得和你再打一场。”

霍元甲笑道：“这又何苦呢，老哥不是已累得通身是汗了吗？”

东海赵卸下衣服，自有在台上照顾的人接去，他用手巾揩去额头上的汗说道：“就打得通身是血，也算不了一回事，何况出这一点汗，你能把我打跌在地，我便认输不打了。”

霍元甲点头道：“是汉子！我们再来一回。不过我看老哥这时已累得很乏了，请休息一会儿，喝一杯茶再打，气力也可以增加一点。”东海赵虽一时为好胜之心与骄矜之气驱使，必欲与霍元甲拼个胜负，但是身体确已很觉疲乏了，只因素性太要强了，不愿说出来要求休息一会儿的话来。今见霍元甲这么说，便连声应好。又觉得自己脚上穿的皮靴，底板太厚太硬，行动难得轻捷。见霍元甲穿的是薄底朝鞋，也想向后台的人暂借一双薄底鞋换上，无如试穿了几双，都不合脚，只得将皮靴脱下，就穿着袜子在台上走了几步，觉得比厚硬的皮靴好多了。他思量与霍元甲打到四十多回合不分胜负，原因是在霍元甲躲闪功夫太快，每次的手将近着身，就被闪开了，这回得想法子与霍元甲使出摔跤的身法来，不愁霍元甲再躲闪了。主意既定，又与霍元甲动起手来。霍元甲随手应付，并非有意不给东海赵扭住，实因东海赵没有扭住的能耐。走了几个回合之后，霍元甲

暗想不将他打跌，是绝不肯罢手的，不过替他留一点儿面子，我也陪他跌一跤便了，想罢，故意伸出左臂给东海赵扭住，东海赵好生高兴，正待施展摔跤身法，将霍元甲摔一筋斗，不料霍元甲一条臂膊比棉还软，就如扭住绳索，毫不得劲，刚要用肩又向霍元甲左肋撞进，陡觉元甲臂膊坚硬如铁，泰山一般的从肩上压下，便没有一千斤，也有八百斤的重量。东海赵如何承受得起，只好将肩往旁边一闪，无奈来不及抽脚，身体已经倾斜，再也支持不住，竟倒在台上。霍元甲也跟着往台上一倒，趁势将东海赵拉起来，并陪笑说道：“很好很好，老哥已打跌在地了，然我也同时跌倒了，仍是可说不分胜负，不用再打了，我们以后交一个朋友罢。”东海赵因见霍元甲也同时跌倒在地，他是个极粗心的人，还是不懂得霍元甲有意让他替他留面子，倒失悔不应该把皮靴脱下，以致下部太轻，着地不稳，才被跌倒，并认定霍元甲之跌，是被他拉臂膊，无力挣脱而跌的。口里只是不服道：“打擂台不分胜负不行，定得跌倒一个，你跌了，你的擂台取消，我跌了，我自会滚蛋。”台下看的人，不会武艺的居多，自然看不出霍元甲的用意，听了东海赵的话，又都鼓掌喊好，霍元甲笑向东海赵道：“那么请老哥原谅我，我既定期一月摆这擂台，陪老哥跌一跤没要紧，今日才开幕，是不好让老哥打跌的，老哥定要再打，只好请老哥看我的了。”

东海赵也不理会，穿好了皮靴，又休息了一会，农劲荪这时低声对霍元甲道：“这小子太不识好，这番四爷不可再开玩笑了。”

霍元甲点头道：“我不是已说了请他看我的吗？不过这小子受不了这一下，今日开幕，我不愿意打伤人，更不愿意与同道的人结怨。想不到这浑小子这般缠着不放，真叫我没法。”

农劲荪道：“四爷这两次让他，可算得仁至义尽了，台下看客中，未必全无识者，不过没注意罢了。万一被台下看出四爷假意相打的情形来，他们不知道四爷的用意，或者疑心我们自己摆擂，自己假装人来打，所以打起来不肯认真，那不是反与四爷的名誉有妨碍吗？我的意思，四爷既摆了这擂台，伤人也好，结怨也好，都不能顾虑。以后不问是谁，不签名便罢，签了名就用不着客气了。”

霍元甲道：“我不曾想到这一层，若真个被看的人疑心是假打的，岂不是弄巧成拙？我以后再不这么开玩笑了。”说罢，紧了紧腰间板带，回身到台前对东海赵道：“你来呢我来呢？”

东海赵立了架势等候道：“你来也好。”霍元甲走上前将手往上一扬，东海赵已有准备，将身体向左边一闪，起右脚对准霍元甲右肩踢下来。霍元甲并不避让，等踢到切近，才一手捞住，只朝怀里轻轻一拖，东海赵一脚落地，如何站立得住，即便往前一扑，霍元甲不待他扑下，将手往上一抛，东海赵腾空了一丈远近，才仰面跌下，皮靴也脱离了关系，抛向空中转了几十个跟头方掉下来，不偏不倚的正掉在盛绍先头上。柳惕安虽坐在旁边，只因聚精会神的看东海赵跌跤，不曾看见皮靴飞起。盛绍先本人更是没留神，直待落到头上，方惊得“哎呀”一声，那皮靴在盛绍先头上着了一下，跳起来落到座位底下去了。盛绍先吓得立起身来，东张西望，他不知道是皮靴落下，还以为是有人与他闹着玩的，气得张口骂道：“是谁打我这么一下！”引得座位上的人都笑起来。

柳惕安忙弯腰从座位底下拾起那皮靴给盛绍先看道：“是它打了你这么一下。它的主人被霍元甲打得跌了一丈多远，要替他主人出气，所以将你打这么一下。”盛绍先见是东海赵的皮靴，

这才转怒为笑。东海赵这一跤跌得太重，台上虽铺了一层细砂，但是铺得极薄，因恐怕铺得太厚脚踏在上面不得劲，砂底下全是方砖砌成，东海赵退了一丈多远，才仰面跌下，来势愈远便跌得愈重。身体虽没有跌伤，不过打了两次，早已打得筋疲力竭，又经这般一跌，哪里还挣扎得起来？耳里分明听得台下喝采拍掌之声，心里又惭愧又气忿，忍不住两眼流下泪来，这番霍元甲也不上前搀扶了，东海勉强爬起坐着，自觉右腿麻木，不似平时活动，便用双手抱着膝盖骨揉擦。柳惕安擎着那只皮靴，笑向盛绍先道：“我替你来报复他一下好么？”盛绍先问道：“你打算怎生报复他？”柳惕安笑嘻嘻的道：“你瞧罢！”说时将皮靴轻轻往台上一抛，正落在东海赵头上。台上台下的人，都不约而同的喝了声好手法。东海赵不提防有这一下，也和盛绍先一般的大吃一惊，不过此时的东海赵已羞愤不堪，没有张口骂人的勇气了。皮靴从头上掉在台上，东海赵抬起穿在脚上，立起身拍了拍衣裤上的灰尘，低头走进后台，穿了上衣就走。不但不和人说话，连正眼也不瞧人一下。后台的人都骂这小子气量太小。

农劲荪走到后台对观众说道：“方才这位赵君，是东海人，上台时便不肯签名，经多番交涉，仅签了东海赵三字在证书上。前两次与霍台主相打的情形，诸位中不少明眼人，看了大约不免疑心打得太不实在，这是霍台主一点儿爱才之心，因明知东海赵的武艺，刚练得有一点儿门径，远够不上说有功夫，然而天生的资质很好，腰腿甚为灵活，将来很有大成的希望，霍台主觉得把他打败，也算不了甚么，恐怕他倒因一次失败灰了上进之心，岂不白白断送一条好人才？所以第一次打时，霍台主两手在东海赵遍身都点到了，却不肯使劲打下，以为东海赵心里必然明白，若能就此收手，岂不甚好。无奈他粗心，硬要再

打，霍台主还顾念其年轻，第二次有意显点真才实学给他看，只一条臂膊压在他肩上，硬将他压倒台上，象这种打法，若非本领高到十倍以上的人，断不肯尝试。因人之一身，最能载重的是肩，寻常一二百斤能承受得起的很多，象东海赵那般强壮的体格，加以双手扭住霍台主的臂膊，若不是有绝大的力量，如何能毫不讨巧的，一条臂膊硬把他压倒下来，既能把他压倒，岂有臂膊被扭住不能挣脱之理？霍台主随身跌下，仍是为顾全他的颜面，兄弟虑及诸位不明白霍台主的用意，劝他不可如此自毁声誉，第三次才是真打，霍台主秉着以武会友的精神，绝无对本国同胞争胜之念，望在座的豪侠之士，继续上来显手段。”说毕退下来。等了好一会，竟无人敢上台来。农、霍二人商量，觉得没人打插，台上太寂寞了，使看客枯坐无味，当时有人主张请南北武术界名人，及与农、霍二人有交情的，上台将各人擅长的武艺，表演一番，同门或要好的能打一打对手更好。农劲荪反对道：“这使不得。我们所请帮场的南北名人及与我们有交情的，没有江湖卖艺之流，不是花拳绣腿好使给人看。武术界中不问是哪一种拳脚及哪一种器械，凡是能切实用的，多不好看，不是行家看了，总觉索然无味。并且有一个月的时间，今日才开始，何能每日请朋友上台表演呢？这也是事实上办不到的。一般看客的心理，花钱买券入场，为的是看打插，若插没人来打，无论表演甚么武艺，也不能使看客满意。今天有东海赵打了三场，再等一会没人上来，就此宣布散会，也无不可。明天或者来打的多几个也不可。”

霍元甲道：“我心里就为一般看客花钱买券来看打插，却没人上台来打给他们看，教他们花钱看着一座空台，委实有些自觉难为情似的。”

当时有彭庶白在旁说道：“兄弟有一个办法，不知四爷和农

爷的意见怎样，以后来打擂的，须先一日或两日来报名，经过签名的手续，订期相打，然后在各报上将打擂的姓名宣布出来。不能临时上台就打。如没有人来报名，这日便不卖入场券，一则可以免得人花钱没得看，二则可以免象东海赵这般上台不肯签名的事故发生。”

农劲荪听了连忙说：“这办法最妥当。此时就得对台下的看客宣说一番，回寓后再做一条广告，遍登中外各报。”说时问霍元甲道：“四爷还有没有意见？”

霍元甲道：“我并没有旁的意见，不过临时上台来打的，须看有没有时间，如有时间，立时就打也使得。我就是这点意思。彭先生觉着怎样？”彭庶白笑道：“四爷的意思是很好的，以为打擂的一时乘兴上来，若不许他就打，未免扫人的兴。殊不知一般上台打擂的心理，普通都和东海赵差不多，在没有打胜以前，是不愿意将名姓说出来的，既要人先一二日报名，便不能许人临时来打，既许人临时来打，决没有愿意在先一二日报名的了。这两个办法是相冲突的。”霍元甲点头应是。农劲荪到台口将商定办法报告了，就宣布散会。

霍元甲问彭庶白道：“刚才将皮靴抛在东海赵头顶上的那个西装少年，好象向你打招呼，你认识他吗？”

彭庶白笑道：“是我新结识的朋友，姓柳名惕安。四爷是不是因见他抛皮靴的手法很准，所以注意他呢？”

霍元甲道：“他抛皮靴固然使我注意，但在未抛皮靴以前，我已觉得他的神采特别惊人，最奇的是那一双眼睛，无意中望去，仿佛是有两道绿光似的，仔细看时，却又不见得与旁人不同。”

彭庶白道：“我所见也正是如此。我因和他相交，到现在刚见过三次面，还不知道他的来历。不过可以断定他与我们的

志趣决不相左。此刻已宣告散会了，我去引他来与四爷见见好吗？”

霍元甲忙道：“很好。”彭庶白遂从后台走出，只见迎面走来一群人，老少高矮肥瘦俊丑不一，约莫有十多个装束形象都是北方人，彭庶白一个也不认识。彭庶白原是担任招待的职务，见有客来，不能不作理会，只得接着问诸位上台来会谁。走在前面一个身材极高的答道：“我是李存义，特地带了几个朋友，从天津到这里来，要会霍四爷。”彭庶白也曾闻李存义的名声，知道是北几省武术界负盛名的人物，遂回身引这一群人到后台。霍元甲远远的看见，就连忙上前迎接着笑道：“啊呀呀，想不到诸位老大哥居然在今日赶到了，真是感激不尽！”说时一一相见握手。原来此番同来的，有刘凤春、孙福全、尚云祥、吴鉴泉、纪子修、刘恩绶，这都是与霍元甲有交情的，年龄班辈虽有老少高低。然武艺各有独到之处。尚云祥是李存义生平最得意的徒弟，论武艺当然不及李存义精练，但是尚云祥年龄比李存义年轻，气力比李存义强大，与人动手较量的时候因为年少气盛的关系，有时反比李存义打的干脆，所以他在北方的声名，不在李存义之下，从他学习形意拳的非常之多。这个纪子修是京兆人，身材异常矮小，自幼就喜练岳氏散手的拳术，因他生性颖悟，能推陈出新，把岳氏散手的方法，推演出一套岳氏联拳来。他对于拳术没有门户派别的习气，专练的是岳氏散手，形意八卦、太极以及通臂种种有名的拳术，他都次第从名师练习，又从大枪刘练得一路花枪，神出鬼没，更使得一路方天画戟，为人不矜才，不使气，若是不知道他履历的人，就和他结交至数年之久，也看不出他是个武术界特出的人物。有一次他跟着几个朋友在天桥闲逛，正在一面走着一面谈话，不提防背后一辆东洋车跑来，因跑的太快，又须避让旁边的塌

车，一时收煞不住，只好将车扶手举高些，口里呼着借光。不料那车扶手正抵在纪子修的后颈弯上，车夫一看吓慌了，以为这人的颈项必已受伤，刚待把车扶手再举高些，哪里来得及呢？只见纪子修将脖子一硬，震得那东洋车往后跳起，车上还坐了一个人，车夫的两手被震得握捏不住，连人带车翻了一个跟斗。天桥是北京最繁华热闹的地方，往来之人无时无刻不是肩摩踵接。这时在路旁看见的人，都惊得吐舌，大家争着来看他，倒没人理会那翻倒在地的车和人。刘恩绶也是大枪刘的徒弟，在北几省也负有相当的声望。以外的是孙福全、纪子修的徒弟，特地带来看打擂，想借此增长见识的。霍元甲一一相见之后，随即给彭庶白介绍。彭庶白心里惦记着柳惕安，恐怕走了，匆匆又从后台走出来看时，看客已走了十之八九，柳惕安和盛绍先都不见了。在人群中探望了几眼没有，料知己同盛绍先坐汽车走了，只得仍回后台来，即听得吴鉴泉笑向霍元甲道：“四爷在天津的时候，约了我同到上海来，你临行也不给我打一个信儿，等我到天津来，去淮庆会馆访你时，方知道已动身好几日了。”

霍元甲连忙拱手赔罪道：“这事实在对不起老哥，不过我当时也没安排来这么早。”

吴鉴泉却连忙摇手道：“你弄错了，你以为我是怪你不等我不等我同走么？不是不是！我是因为你早走了几日，错过了一个奇人，不曾见面，我觉得有点可惜。”

霍元甲问道：“是怎样的一个奇人？在天津错过了不曾见面，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没有呢？”

吴鉴泉道：“若以后容易有见面的机会，我也不说可惜的话了，就因为这人是个关外人，家住在索伦地方，到关内来一趟很不容易。”

彭庶白至此截断话头对霍元甲说道：“那柳惕安大约已跟

着盛绍先坐汽车走了，我赶到门外没见着他。我看这地方不大好谈话。四爷何不请李先生、吴先生及同来的诸位朋友，一同回去？一则好谈话，二则我们也好办事。”

农劲荪笑道：“我也正待是这般说了。我们要商量急办的事还多着呢。”霍元甲遂引这一大群人出了张园，回到寓所。

大家才坐定，茶房便擎了一张名片走进来，递给霍元甲。霍元甲接在手中看了一眼，即递给农劲荪道：“农爷认识这人么？”

农劲荪看名片上印着王子春三字，摇头道：“不认识，”遂向那茶房问道：“这人现在外面么？”

茶房道：“早已来过了，要见霍先生，我对他说霍先生同朋友一道儿出去了。他显着不相信的样子，只管探头朝里面望。我们同伙的说，谁还瞞你吗？他问上哪里去，我说你要知道霍先生的去处很容易，只到马路上随意买一份报看看便明白了。他听了这话似乎惊讶，又问究竟上哪里去了，我就把张园摆擂台的话说了，他便留下这张名片走了。”

彭庶白笑道：“这人也太麻木了，既知道来这里访四爷，难道还没得着摆擂台的消息？并且中外各报上都登了广告，这种新奇的新闻最易传播，此时的上海已是妇孺皆知了，他竟不知道，不是太麻木吗？”

李存义靠近农劲荪坐着，就农劲荪手中接过那名片来看了，连忙起身呼着那茶房问道：“这人有多少年纪了？身材怎样？”

茶房回身说道：“这人很瘦小的身材，两只眼睛倒生的不小，年纪至多不得过二十几岁。”

李存义问道：“说话是北方口音么？”茶房应是。

李存义拍着自己大腿笑道：“是了是了，一定就是他！”